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年社區主導項目

研究報告

主題：

戰後至今之香港活字印藝

資料蒐集及整理

主辦



資助



目錄

1.	引言.....	3
2.	香港戰前印刷業發展概況.....	4
3.	戰後香港活字印刷業發展概況.....	6
4.	香港活字印刷的經營模式.....	8
5.	印刷業條例的改變對行業發展和影響.....	10
6.	戰後印刷從業員的入行途徑與培訓.....	12
6.1.	學徒訓練.....	12
6.2.	家庭生意.....	12
6.3.	印刷教育.....	13
7.	本地與海外市場.....	14
8.	香港活字印刷業及其相關行業的地理分佈.....	15
9.	印藝科技改變對行業的影響.....	17
10.	內地改革開放對行業的影響.....	19
11.	香港活字印刷的終幕與保育.....	20
	參考資料.....	21
	鳴謝.....	23

1. 引言

活字印刷——以鉛合金活字粒印刷的技藝，以「執、印、切、釘」¹為核心，於十九世紀中葉傳入香港，多年來為主流印刷媒介，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隨著香港的經濟發展曾支撐本港蓬勃的經濟環境。時代變遷使活字印刷在市場上日漸式微，但它在反映昔日民生經濟及文化承傳上有莫大的貢獻，「活字印刷技藝」因此於 2014 年被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2024 年 4 月至 7 月期間，香港版畫工作室的研究團隊獲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資助，在口述歷史訪問計劃中，訪問了十一位戰後香港印刷業或相關行業的從業員，包括六位在 1950 至 1980 年代加入活字印刷業的印務公司東主、兩位在活字印刷年代任職《華僑晚報》的資深記者、一位資深釘裝及紙本修復人員、一位見證報業從活字轉至電腦印刷的資深執字人員，以及一位投身印藝研究多年的文化研究者。團隊在訪問中邀請受訪者分享對各活字印刷工序的心得，亦曾到訪其中兩位受訪者至今仍在營運的印務店——快樂印刷及光華印務，記錄他們多年來從事活字印刷的地方。

在口述歷史訪問中，十一位受訪者的專業實踐及獨特的生命經歷，有助我們從人物的角度，探見香港活字印刷業在過往六、七十年的生態，例如印刷從業員的入行及學藝方式、經營印務生意的過程與困難、以及活字印刷在報業的應用情況。為了讓此報告與訪問內容互相補足，研究團隊參考不同文獻，嘗試從十一位受訪者的經驗與見聞延伸，進一步反映香港戰後活字印刷業的面貌。

此報告將分為十個章節，探查香港活字印刷的往昔。第一、二部份梳理活字印刷業在戰前及戰後的發展概況，第三至第六部份探討該行業在興盛期的具體運作情況。第七部份為活字印刷及相關公司之地理分佈概覽，第八至第十部份則追溯活字印刷業式微的過程。

¹ 「執、印、切、釘」指執字排版、印刷、裁紙及釘裝，為活字印刷的主要工序。

2. 香港戰前印刷業發展概況

香港的印刷業發展和教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 1842 年香港開埠以來，印刷是教會無聲傳教的工具，基督教和天主教兩個教會在印刷技術轉移和人才培訓中均有重要的貢獻和影響。首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於 1815 年在澳門成立印刷所，聘用工匠雕製金屬活字。同為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台約爾（Samuel Dyer），自 1828 年起在馬來半島檳榔嶼籌備製造活字，1833 年起正式展開兩套中文活字的鑄造計劃，亦於 1843 年離世前鑄成 1,000 多個字，後來由駐新加坡的傳教士施敦力兄弟（Alexander and John Stronach）接手後增至 3,000 多字。²

台約爾的鑄字計劃最終在香港完成。倫敦傳道會（英華書院）於 1843 年將印刷機及中文活字鑄字設備，從馬六甲遷至香港，在中環鴨巴甸街二十二號設立了相信是本港首間印字局，亦是中國首間中文鑄字坊。1848 年，倫敦傳道會在香港的印刷所聘用了通曉印刷的美國傳教士柯理（Richard Cole），主理台約爾未完成的鑄字計劃，最終於 1851 年鑄製出明體四號字（中字，對應英文活字尺寸 13.5 pt）和二號字（大字，對應英文活字尺寸 24 pt）兩套中文活字。在 1848 至 1858 年間，這兩套活字是世界唯一一組完整、可供印刷的中文活字；因其在香港鑄造，故被時人稱為「香港字」。³

1873 年，倫敦傳道會（英華書院）結束印刷業務，其設備悉數售予由王韜、黃勝等華人於同年創辦的中華印務總局。翌年，由中華印務總局印行、首份由華人主編營運（王韜主編）的中文報紙《循環日報》創刊；同年，英資《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出版《中外新聞七日報》（1871-1872）。連同 1872 年創刊的《華字日報》（1872-1946），這些中文報紙皆曾以倫敦傳道會（即英華書院）所鑄製及出售的「香港字」印行。

巴黎外方傳教會於 1894 年在薄扶林開辦的納匝勒印書館，亦使用活字印製拉丁文、法文、中文和越南文的宗教書籍。⁴1953 年納匝勒印書館結束，部份員工獲香港政府印務局聘用。⁵

踏入二十世紀，有更多華資鑄字公司和印刷廠在香港成立，加上報業興旺，香港活字印刷業蓬勃發展。約於 1920 年代起，不少內地廠戶因戰時政局不穩南遷來港，其中規模最大的可算是來自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在 1897 年在上海成立，1924 年於香港西環吉直街設分廠。1933 年，商務再於北角建新廠房，「書局街」因此得名。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² 蘇精，〈馬禮遜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及〈戴爾與中文活字〉，頁 79-112 及頁 191-202，《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³ 蘇精，〈香港英華書院 1843-1873〉，頁 229-305，《鑄以代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⁴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區天主教研究中心，「大學堂（納匝勒）」，「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計劃」，2020 年。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研究項目/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細說太古樓/大學堂納匝勒/>，2024 年 10 月 2 日讀取。

⁵ 同上註。香港政府印務局於 1952 年成立。

於 1933 年在馬頭角 (今土瓜灣馬坑涌道中華大廈) 建成，佔地逾 10,000 平方米，除印書外，還承印當時民國政府的鈔票。⁶

來自廣州的省港粵生機器廠，亦於 1928 年在灣仔皇后大道東一七一號開業，廠房佔地 7,000 呎，生產不同類型的印刷機，以手落照鏡及手落六度印刷機產量最多。同樣來自廣州、在二十世紀初開業的蔚興鑄字局，於 1939 年在香港建立分店，代理由上海漢文正印書局鑄造的楷書活字。

1941 年出版的《百年商業》在〈香港華資工業史〉一文中列舉出當年香港具規模的印刷廠商，更披露了香港印刷業已有相當成熟的海外市場，貿易額在 1941 年已達數百萬港元：

關於文化印務，靡獨在本港而言，環顧祖國，亦推商務印書館為首席，開是業之先河，革新教育事業，推進社會文化。在民國十三年 (1924)，始在港設分廠，關工場於西環堅尼地城，接理外界印刷業務，迨民國廿一年「一二八」之役，上海總廠被日機轟炸，損失甚巨，乃一面重新設立總管理處，於民國廿二年，更在筲箕灣北角另建工場，將西灣舊廠歸併，增進生產。業務甚盛，出版叢書 (和) 各種英文教科參考書，散佈國內外，不勝枚舉。其次中華書局，近年亦有在港設廠出版各種書籍。其餘單獨在港設廠印刷者，有永發印務廠，亦有相當歷史，斯廠乃成立於民國元年，其次如聚珍、天真、亞洲、文雅、南華等，均有悠久歷史，年中接理海外各地印 (單)，總值在數百萬元。業務頗稱穩建。在抗戰軍興以還，新設者有西南圖書印刷公司，國際印務局，規模亦相當宏大。⁷

在 1939 至 1940 年期間，香港印刷業商會的會刊曾記載約 177 間與印務相關的公司，包括鑄字及印刷公司，它們散佈於中環、上環、西環、灣仔、油麻地和深水埗等各區。其中較早成立的公司，包括約於 1894 年創業的聚珍⁸樓印務書樓⁹、約於 1919 年成立的普益鑄字公司、約於 1920 年成立的永發印務公司、1932 年創辦的華南印務公司、1939 年開業的少坡鑄字有限公司及和平中西文鑄字局。

⁶ 莊玉惜，《印刷的故事：中華商務的歷史與傳承》，香港：三聯書店，2010 年，頁 120。

⁷ 陳大同，〈香港華資工業史〉，頁 344，《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 年。

⁸ 聚珍是活字古稱。清朝乾隆皇帝於〈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指：「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參考資料：“Qin ding Wu ying dian ju zhen ban cheng shi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Berkeley Librar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s://digicoll.lib.berkeley.edu/record/140679?ln=en&v=pdf>. Accessed on 17 November 2024.

⁹ 華字日報，《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1934 年。香港：華字日報營業部。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0/NLC416-09jh001526-29397_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刊.pdf. 2024 年 10 月 6 日讀取。

3. 戰後香港活字印刷業發展概況

1945 年，日佔時期結束，香港社會著力重建在戰時停滯的各行各業。香港印刷業商會的會刊相隔七年後於 1947 年復刊，並記載當時全港共有 200 多家印刷公司¹⁰，而商會在同年亦比戰前新增了 74 名商戶會員。初時，香港及各國在二次大戰後的經濟皆有待復甦，印刷材料曾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¹¹，故印刷業界希望在當時的市場競爭及不景的本地市場氣氛下站穩陣腳。時任印刷業商會主席、樂古印務創辦人李一諤，曾在 1947 年的會務報告中提到：

本港印刷業雖比國內較為發達，但是復員兩載，這些事業未臻安全，而空前危機已伏。內而勞資驟起糾紛，無異在營業上去自掘墳墓；外而歐美乘時攬奪市場，甚且目前情勢，日本更來賤價的侵略。倘不急起直追，籌謀應變，則不久的將來，不但是各個印刷商店的失敗消滅，抑且整個港九印刷界，也會土崩瓦解地沒落了。（……）從局部上來說，固然要改良印刷的技術，和減輕出品的成本；但從總體上來說，還須結集各個單位——商店——的力量。¹²

1940 年代末，大量人口從內地遷移來港。一方面，人口增幅使民生和其他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各行業均有各自的印刷需要，如單據、商標及包裝材料，均帶動印刷公司及油墨、紙張及印刷器材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香港勞動人口增加，不少內地印刷人員也在港重振旗鼓。他們當中不乏來自上海及廣州的印刷公司東主¹³，來港時更帶著人才、機器、技術及資金，南華印刷及一生印刷便是其中兩例。¹⁴

到了 1950 年代，香港已有 500 多間印刷公司，當中約四分三為員工有數十人、機器約十部的中型企業。¹⁵由於活字印刷為一色一版，若稿件為彩色，需為每種顏色獨立製版，因此以活字印製的民生印刷品甚少以多色印刷；然而在 1950 年代中期，本港有大型印刷公司從海外引進四色柯式印刷機，推進柯式及彩色印刷在港之發展。¹⁶參考香港印刷業商會的會刊，戰後本港的印刷人員不時赴海外交流或參與印刷相關會議，亦有外國印刷業人員來港訪問。

¹⁰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務報告》第 2 期，1947 年 10 月，頁 23。

¹¹ 同註 10，頁 9。

¹² 同註 10，頁 3。

¹³ 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刷業輝煌六十年〉，《香港印刷》第 43 期，2009 年 9 月，頁 20。<http://media.hkprinters.org/HKPM-43/HKPM43-Top1.pdf>，2024 年 9 月 28 日讀取。

¹⁴ 謝德隆，《香港印刷史》，香港：思可出版社，2012 年，頁 81-82。

¹⁵ 同註 13。

¹⁶ 同註 13。

二十世紀中期的本港報章仍以活字排版，不少報館自設活字排版及印刷部，有助報章迅速發行，如《晶報》曾以永成鑄字所的活字印製。¹⁷資深記者趙燦輝先生及梁家權先生受訪時分享，他們於 1980 年代任職於《華僑晚報》時，報館於中環荷李活道的大樓內設有執字及排版的「字房」和鑄字部，另一些規模較小的報館則會另覓店舖承印報章。

在書籍出版方面，本港的書籍沿用活字印刷多年，除了早於 1910 年代在港開業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及五桂堂書局外，民生書局、世界書局及中央印務館均在戰後承印不少書籍。

部份出版社及報館以活字為書刊排版後，亦會安排印刷人員使用打型機加壓活字印版，再經過烘型及整理等工序，製作出稱為「紙型」的紙模。翻印書刊時，只需在紙型上注入鉛液，即可利用鉛版複製同一稿件。紙型不但方便儲存及減省再排版的工序，亦使稿件能改以更快速的滾筒式印刷機印製。

1960 至 1970 年代被香港印刷業商會形容為本港印刷業的「飛躍期」，即印刷技術和成品質素提升，分工發展亦越趨多元化，例如在 1960 年代初，日本大型印刷公司凸版印刷（Toppan Printing）及大日本印刷（Dai Nippon Printing）來港設廠，引入先進柯式機器及技術，有助提升本港印刷業的質素。¹⁸香港於 1970 年代的塑膠製品、包裝材料及製衣等工業發展興旺，出入口貿易頻繁，使包裝及其他印刷品的需求上升，印刷業持續興盛。柯式印刷發展成熟後，成品比活字印刷精美細緻，然而在規模較小的印務店，仍以活字印刷為主。

¹⁷ 陳思國，〈排字工光輝時代成歷史 印刷業數碼世紀新面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https://www.gcs.gov.mo/detail/zh-hant/M20JbJgwf6>。2024 年 12 月 29 日讀取。

¹⁸ 同註 13，頁 20-21。

4. 香港活字印刷的經營模式

香港活字印刷業的經營模式可概分為家庭式小本經營、較大型的家族企業及股東合資經營三大類。是次口述歷史訪問中，大部份受訪者所經營的活字印刷公司均為家庭式的小本經營店舖，合資經營的公司則有一例。

家庭式活字印刷店一般由數名員工分擔「執、印、切、釘」的工作，當中可能包括東主的家庭成員。一些公司亦會聘用送貨人員。至今已從事活字印刷逾六十年的關榮焯先生分享，承印「碎件」（印量少的訂單）的店舖普遍只需一人執字及排版，而一間印刷店若有八至十個員工已算多，例如他曾見過承印銀行印刷品的店舖有八至十名員工，其中執字及排版人員佔六至七位，印刷機則有三至四部。

不少經營家庭式印刷店的受訪者指，印刷業大多承接相熟人士轉介的生意，經營者亦會出外尋找客源，鮮有客戶到店下訂單。根據林安先生、任偉生先生及何有通先生的分享，他們出門找生意時會拜訪其他公司，或尋找機會接觸潛在客戶，再遞送卡片。這顯示昔日本港的活字印刷業極為倚賴經營者的人脈，以及開拓客源的積極態度。

回顧本港印務業的歷史，亦有家族生意的例子。本報告第一章所提到的本港活版印刷機生產商粵生機器廠，由熊少齊管理，其父親熊明齊為廣東活版印刷機製造商恆昌泰機器廠的創辦人¹⁹；其兄弟熊少棠在廣州經營明新石印局，而明新石印局的香港分局則由熊少棠的兒子熊伯徵主理。²⁰

在合資經營方面，受訪者何有通先生自 1970 年代起營運最快印刷公司，而公司規模擴展後，他在 1990 年代末在內地增設廠房，其後亦結束香港的業務。他的公司曾由三人合資經營，為是次口述歷史訪問中股東合資公司的唯一例子。

根據現有的資料，香港印刷業似乎女少男多，惟參考關於戰前香港華資工廠的文獻，女性在工廠式營運的大型印刷公司內為數不少。例如於 1930 年代，中華書局印刷廠聘用了百餘名女工負責「摺書、理書、釘書、裝面、黏貼、包裝」工作，男工則有約七十至八十人；永發印務公司約 400 名工廠員工中，女性亦佔四分之一。²¹戰後本港印刷廠書籍釘裝中的摺紙工序，亦多由

¹⁹ 《華僑日報》，〈助人為快樂之本〉，1957 年 5 月 10 日，頁 12。

²⁰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務報告》第 2 期，1947 年，頁 23。

²¹ 工商日報編輯部，《香港華資工廠調查錄》，香港大學圖書館線上資料庫，1934 年，頁 130 及 131。

<https://digitalrepository.lib.hku.hk/catalog/qr46r090f#?c=&m=&s=&cv=144&xywh=-123%2C97%2C1846%2C869>。2024 年 10 月 23 日讀取。

女性完成。²²若以家庭式店舖為例，研究團隊曾到訪的快樂印刷公司由關榮焯先生與妻子合力營運，而關太太所負責的是執字工作。

²² 謝德隆，〈香港印刷史〉，頁 86。

5. 印刷業條例的改變對行業發展和影響

香港政府自 1920 年代起規定市民若持有印刷機，必須為每部機器申請印刷機牌照（Printing Press License）並每年更新。首於 1927 年頒佈的《印刷及出版業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嚴格規管出版及印刷，主要條文包括：

1. 出版報紙須立案註冊
2. 印刷機持有人須向灣仔警察總部申領牌照
3. 申請人須詳列印刷機型號及數目
4. 增加或減少印刷機亦須申報及詳列改變的原因
5. 若無警察總部許可，不得搬移印刷機離開註冊地點
6. 印刷機牌照須每年更換
7. 印刷品須列明印刷人的姓名、地址及印刷日期
8. 書籍報章及其他印刷品出版後，印刷商須保留一份，存檔六個月備查
9. 報紙原稿須提交予華民署審查
10. 不得承印煽動擾亂社會秩序違反法律的宣傳刊物

上述條例於 1930 年、1933 年、1934 年及 1935 年經過修訂，其中對業界最大的影響，來自印刷機持有人須向警署申領牌照的條款。政府於 1935 年再修訂此例時，規定印刷機的持有人若需搬運印刷機，或從事印刷機的租賃買賣，都須向警署申請搬遷許可。此條例嚴格限制印刷機的流通，大大影響業界的發展。

在戰後的數十年間，申請印刷機牌照並非易事，印刷機持有人的店舖需經過各方面的評估。1969 年創立道華印刷公司的李海寧先生表示，當時若非印刷業商會的會員，申請牌照尤為困難，然而公司需具一定規模才能加入商會。然而，早於 1949 年，因應警察司署收緊印刷公司更新牌照的申請條件，勞工處及滅火處規定所有設摩打的機器必須申請工廠牌照，而木樓或有住宿用途的印刷店亦不可申請牌照，否則需遷至三合土建築，印刷業商會的會員因此撰文呼籲政府放寬搬遷期限。²³當時不少印刷業商會會員未獲政府批出牌照，拒絕理由包括「樓屋不適合於印刷工作」、「火燭危險」及「不許採用摩打」。²⁴

於 1973 年創辦榮安印務公司的林安先生指，申請牌照的難處在於政府當局會審視店址的周遭環境是否適合開印刷店，例如若店址附近有學校就不會獲准開店，而他創業的首三年正是以無機印刷的形式營運其公司。牌照的嚴格管制，加上印刷機價格不菲，致使部份印刷人員成為「無機」商戶，即承接訂單後再轉介給相熟的同業代印。一些印刷人員則會在同業的舖位內租

²³ 香港印刷業商會，《印刷會刊》，1949 年第 3 卷第 4 期，頁 31。

²⁴ 香港印刷業商會，《印刷會刊》，1949 年第 3 卷第 5 期，頁 37。

下印刷機位，添置機器後即可開業，可免卻申請印刷牌照的程序。此條例直至 1977 年方獲撤銷，大幅減低了創立及營運印刷公司的難度。例如快樂印刷公司的關榮焯先生原在印刷工廠內租機位，而制度取消驅使他改租獨立舖位。

印務業亦受勞工條例的規管。香港早年的勞工法例旨在為婦女、青年和兒童提供基本保障，如 1922 年的《工業童工僱傭法例》和之後的多次修訂，以及 1932 年的《工廠暨工場條例》，列明了童工的最低年齡，以及婦女和青少年的晚間工作安排。

1940 年，活字印刷業曾就工時及福利問題發起工潮，經勞工處協調及雙方談判後方能平息。另外，受訪者林安先生加入廣記印務學藝時年僅十歲。他憶述某天他在店內工作時，兩名政府人員上門調查後，廣記印務的東主遭檢控聘用童工，被當時的裁判官楊鐵樑判定罪成及罰款 50 元。林先生在訪問中亦表示，他在 1970 年代經營印務公司時，消防及勞工相關部門常派員上門檢查其店舖有否符合規定。

6. 戰後印刷從業員的入行途徑與培訓

在二次大戰後的香港，加入活字印刷業的途徑可分為學徒訓練、家庭生意及印刷教育三種。

6.1. 學徒訓練

不同年代的印刷從業員多以學徒形式學習印藝。當時一些較大型的印刷公司會向員工提供印刷訓練。以 1937 年成立活字印刷公司永泰祥印務的黃熾豪先生為例，他曾學師於聚珍印書樓十多年，而從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談及其學藝經歷的篇章可見，大型印刷廠的員工訓練在活字印刷業內獲得認可。²⁵也如受訪者謝德隆先生所述，韋基澤先生曾赴英學習柯式分色製版技術，回港後於 1955 年創立二天堂印務公司從事柯式印刷，藉由訓練班培育分色製版人員，而不少員工後來創業從事製版，如文華製版公司。²⁶

如本報告第二章所述，二次大戰後從內地遷移來港的人口，加入了各行業的勞動力，而過往的本港印刷業盛行學徒制，入行門檻較低。三位受訪者林安先生、李海寧先生及關榮焯先生均於 1950 年代從內地來港，並在他人介紹下以學徒身份入行，而他們當時不曾接受印刷業訓練或教育。參考他們所述的經歷，學徒在印刷店裡未必會獲得正式、有系統的訓練，更多時候是透過口耳相傳，或在店內協助及觀察師傅工作，以累積印刷知識。

此外，不少印務公司會包辦學徒的伙食及住宿。以林安先生為例，1959 年，年僅 10 歲的他在中環廣記印務當學徒，期間得廣記印務東主的栽培，晚上到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學習英文。1973 年林先生與朋友創立榮安印務，輾轉下搬到鴨巴甸街舖位，直至 2014 年退休。

6.2. 家庭生意

受訪者任偉生先生和陳自立先生皆因家人經營活字印刷相關業務，自小參與店舖的營運。任偉生先生的父親離開德利印務公司後於 1954 年創業，經營光華印務公司。任先生從小與其他兄弟姊妹一同分擔出外購買活字和訂購電版等店務，並學會執字和操作印刷機，後來亦繼承父業。活字印刷式微後，他與不同文化機構合作，從事活字印藝的推廣及保育工作。

陳自立先生的父親經營瑞興字房，為沒有印刷設備的小型出版社提供執字及排版服務，而店內的員工多為陳先生的家庭成員。後來陳先生自行發展事業，先後在《電視日報》、《華僑晚報》及《大公報》等多間報館的字房從事活字執字。《華僑晚報》結刊後，他轉職至《明報》，並

²⁵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務報告》第 2 期，1947 年，頁 23。

²⁶ 謝德隆，《香港印刷史》，頁 340。

在職學習，先後學習電腦打字及使用電腦軟件為報章排版，應是少數從活字執字過渡到電腦排版的新聞業人員。

6.3. 印刷教育

1927年，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接辦西營盤第三街的養正院，並將其發展成聖類斯工藝學院（St. Louis Industrial School，今聖類斯中學），開設五年制木工、汽車工程、縫紉、印刷及造鞋的職業訓練。²⁷時至1953年，鄧鏡波工業學校開校，²⁸取代聖類斯學校的印刷科，配合教科書《實用排字學》提供四年制課程，涵蓋活字執字、印刷及釘裝技藝。當時慈幼會把聖類斯工藝學院的設備和學生轉移至新校，同時添置德國海德堡印刷機、Linotype排鑄機及機械釘裝器材，使鄧鏡波工業學校成為當時本港最具規模的印刷訓練學校。

是次口述歷史計劃的受訪者之一黎鎮英先生，於1964年入讀鄧鏡波工業學校，在首三年課程分別學習執字、印刷和釘裝，第四年開始專注於釘裝工藝，並在校內工場實習。該校為天主教男校，根據黎先生的分享，校內導師均為天主教神父或修士，亦是本身對印刷有深入認識的專業人士。校內工場會承接校外的訂單，包括天主教學校的校簿。

黎先生受訪時表示，由於當時就讀鄧鏡波工業學校有利於就業，因此該校的學子多從清貧家庭出身。他亦提到，該校印刷科的畢業生廣受印刷業內人士認可，甚至在畢業前已獲企業青睞。1961年7月，香港印刷業商會在時任鄧鏡波工業學校校長的建議下，開始派員在學生應考畢業考試時協助評定他們的活字印刷技術²⁹，反映了戰後香港印刷行業的興盛，亦與商會、政府及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有關。

印刷教育在1970年代進一步體制化。1973年，摩利臣山工業學院開設的印務系課程已涵蓋活字及柯式印刷。該學院於兩年後遷至觀塘工業學院，逐漸取代鄧鏡波工業學校成為主要的印刷院校。³⁰

綜合口述歷史訪問和資料搜集所得，正規的印刷課程會使用教科書傳授知識，並由導師帶領學生學習實務技巧。相較之下，活字印刷公司的學徒最初普遍負責瑣碎或不需印刷知識的工作，如清洗印刷機、整理印件及送貨，一般只能「偷師」（在一旁觀察工作方式）。隨著年資增加，學徒才有機會跟隨師傅學習或負責特定工序。

²⁷ "History". St. Louis School. <https://www.stlouis.edu.hk/en/history>. Accessed on 28 September 2024.

²⁸ 鄧鏡波工業學校於1953年由天主教慈幼會創立，為天主教男校，現為鄧鏡波學校。

²⁹ 香港印刷業商會，「HKPA - 發展歷程」，2010年。http://www.hkprinters.org/hkpa_about02.asp?gen=60th. 2024年9月29日讀取。

³⁰ 謝德隆，《設計與印刷的橋樑》，香港：思可出版社，1993年，頁347。

7. 本地與海外市場

由於印刷作為一種製作及複製圖文的媒介，一直與社會的需求共生，因此活字印刷業在某一時期的發展，亦能反映著當時社會各界的特色。

電子化傳輸技術在二十世紀仍未普及，普羅大眾及營商者需透過紙本文件，將他們欲複製及傳遞的內容轉為實體。從民生所需的信封信紙、單據，到卡片、消費商品包裝及宣傳海報，印刷公司所承接的本地訂單涵蓋了社會各方的需要。林安先生曾為於 1970 年代初創辦的 Texwood 牌印製牛仔褲「裁床飛」（布標），正是本港製衣業與活字印刷業互相帶動之例。

活字印刷店所承接的訂單類型，可能會隨著店舖的地理位置而略有不同。以李海寧先生自 1969 年起在中環區經營的道華印刷公司為例，其主要客戶為廠商及洋行，當中包括中文及外文印刷品的訂單。他表示不少中環區的客戶訂製外文印刷品，九龍客戶則主要訂製中文單據簿。梁爽先生自 1980 年代中在元朗經營的新昇喜帖印務公司，則最常接到區內的運輸公司、車房及餐廳的訂單。

本港的活字印刷業自 1940 年代起已有相當規模的外銷市場，而香港生產的活字粒，也如從十九世紀末起外銷到世界各地的香港字般，輸出到各國華人群體。博文鑄字公司的字粒便曾於 1950 年代外銷至新西蘭，用作印製中文刊物《僑農月刊》。³¹

口述歷史受訪者李海寧先生及關榮焯先生，均有承接海外中式餐館訂單的經驗。李先生分享，海外中式餐館主要訂製單據簿和菜單，印量較大，偶爾會逾一千份。這些餐館的負責人會委託來港的親友到店下訂單，當中或經過相熟人士的轉介。梁爽先生則指，在 1980 年代有不少移居海外的港人在回港時向他下訂單，當中以荷蘭及英國最多，亦有德國。這些客人大多訂製利是封和明星照片月曆。

³¹ Ng, Emma. "The Single Object: A Metric Tonne of Chinese-New Zealand History." *The Spinoff*, 16 September, 2018. <https://thespinoff.co.nz/partner/16-09-2018/the-single-object-a-metric-tonne-of-chinese-new-zealand-history>. Accessed on 21 September 2024.

8. 香港活字印刷業及其相關行業的地理分佈

戰後活字印刷公司的選址主要分為地舖及工廠大廈。有些公司擁有獨立舖位，有些公司為節省租金則選擇與行家合租舖位，或以租機位的形式營運。有些公司亦會另覓空間設立辦事處或營業部。

就地理分佈而言，戰後香港的印刷公司多集中在港島西，尤其是中環至西環一帶。中、上環作為商業中心，為企業及洋行的集中地。受訪者任偉生先生相信，在中環雲咸街至上環皇后大道西的範圍內曾經至少有 100 多間活字印刷公司，例如樂古印務、三民印刷及大眾出版印刷公司。謝斐道、永利街和必列啫士街是印刷公司密度較高的其中幾條街道。任先生亦指橫街因租金較低而多有印刷店，如在永利街的 12 間店舖中，曾同時有至少 8 間印刷店。

在九龍區，印刷公司散落在深水埗、油麻地、大角咀及土瓜灣等地區，長沙灣道、大南街及鴨寮街均屬較多印刷店落腳的街道。新界的印務公司相對較少，其中受訪者梁爽先生於元朗經營新昇喜帖印務。

各間港島區印務店的地理位置緊密，但根據各口述歷史受訪者分享，由於當時店舖有各自客戶，較少承接門口生意，故競爭不大。另外，印刷公司之間亦時有互惠互利的關係。由於印刷的業務範圍甚為廣泛，從單據、書簿、紙袋，到塑膠盒、賀卡或月曆，均有各自的印刷要求，一間公司往往難以承包所有類型的印件，因此會有轉介生意給行家或與行家合作完成訂單的情況。

油墨、電版³²、印刷機器及紙業均與活字印刷相輔相承。例如摩頓洋行印刷器材、近利洋行、大鵬機器廠為代理海外印刷器材的大型公司。大鵬油墨廠於 1930 年代在上海成立，1940 年代將業務移至香港，位於灣仔駱克道三二〇號，為印刷油墨及器材的知名供應商。另有與活字印刷關係緊密的電版公司（如明星祥、文化及文大公司），及售賣各國紙張的紙行（如啓生紙行、裕福及致生公司）。此外，本港公司粵生機器廠亦曾於本地製造活版印刷機。

綜合《香港年鑑》及《黃頁分類》所記載的資料，香港曾有 19 間公司鑄造活字，其中 15 間均位處港島灣仔至上環一帶。中環的永成鑄字所、建國鑄字公司、博文鑄字公司及達興鑄字公司規模較大，被業界譽為香港四大鑄字行。

³² 電版：以鋅製成，透過照相及腐蝕等工序，把稿件製成凸版，能直接用於活版印刷機。

一間印刷公司擁有的設備，未必能應付所有類型的訂單。包含圖片或商標的訂單或需訂製電版，賀卡、利是封及月曆等印刷品，則常需經過燙金及壓紋工序；因此，印刷公司會與相關公司合作，以符合產品要求。梁爽先生及任偉生先生分別在口述歷史訪問中舉例提到的月亮賀卡及一雅賀卡，均曾為本港較具規模的賀卡生產商。

9. 印藝科技改變對行業的影響

活字印刷設備在二次大戰後數十年間的進步，為香港活字印刷業帶來裨益。數名口述歷史受訪者在學習活字印藝的初期，均使用手落式活版印刷機，即在印刷時需要操作用手放紙及收紙的機器。另外，印刷機初為腳踏式操作，後期用電力推動。後來在印務業廣泛被採用的自動式風喉印刷機，更加入了能吸起紙張的風喉組件，以及把紙送至印刷位置的咬紙夾，提升了活字印刷業的生產效率。德國品牌海德堡（Heidelberg）於 1920 年代開始生產的風喉照鏡印刷機，為具標誌性的活版印刷機款式。本港印刷器材代理商摩頓洋行於 1950 年代刊登這款印刷機的廣告，並號稱它為「全世界速度最高產量最大的自動照鏡機」，一小時印量達四千至五千張，而它亦是不少口述歷史受訪者創立印刷店後第一部購入的機器。

在二十世紀，石印和柯式印刷兩種平版印刷方式先後引進香港，在市面上與活字印刷並存。從事石印的印務公司石華堂及亞洲石印局，分別於 1911 年及 1915 年在本港成立。柯式印刷約於 1920 年代引入本港，到 1940 年代已甚為普遍，並取代石版印刷。³³在研究團隊所搜集到的印刷公司名單中，亦可見在 1960 年代有印刷公司兼用活字及柯式印刷，³⁴或專門從事柯式印刷。³⁵在石版至柯式印刷的過渡時期，柯式的分色製版³⁶初時需使用石版，後來本港的印務公司開始發展分色製版技術，並以二天堂印務公司較具代表性——1960 年，該公司的主理人韋基澤先生成立報館，發行全港首張彩色報章《天天日報》，可謂是本港彩色印刷的里程碑。分色製版技術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的發展，使柯式印刷更趨成熟，在本港進一步普及化。

在 1970 年代，由活字排版發展至電腦排版期間，亦有新的植字（typesetting）技術出現。植字運用照相原理，使用植字機把所需文字轉移到相紙上，再製成印版。然而，因當時中文植字機及字種的模版均來自日本，常出現異體字，故未能符合本地中文出版業的需要。

彩色圖像的盛行，也使活字印刷日漸衰落。在活字印刷中的圖片大多以照相形式，再經蝕刻製成電版印刷，惟成品不及柯式細緻。幾位受訪者均提到，相比起活字印刷，柯式印刷免去排版及做電版的工序，也能生產出較一致及美觀的印刷品。他們初時會在店內兼用活字及柯式印刷，後來也進一步減少使用活字的比例，或徹底停用。

柯式印刷機於 1980 年代開始大行其道，數位受訪者均表示他們在 1980 年代購入首部柯式機器。任偉生先生在訪問中指，除海德堡外，1980 年代有四個品牌的柯式印刷機因價錢相宜而廣受歡迎，包括日本濱田（Hamada）、良明（Ryobi）、英國基士得耶（Gestetner）及美國

³³ 謝德隆，《香港印刷史》，頁 69-71。

³⁴ 華僑日報：1967 年《香港年鑑》，頁 366。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

³⁵ 華僑日報：1968 年《香港年鑑》，頁 392 及 395。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

³⁶ 分色製版：將彩色稿件分解成數個單色印版，屬彩色印刷的技術。

A.B. Dick。參考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大鵬油墨廠公司於 1956 年亦有代理日本公司小森 (Komori) 的柯式印刷機。

隨著柯式印刷普及化，社會對商品的包裝設計及色彩普遍有更高要求，活字印刷公司首當其衝，需要在短時間內轉型才能過渡至新環境。口述歷史訪問受訪者何有通先生所經營的最快印刷公司，主要承印玩具包裝及其他彩印包裝。他表示，封口卡及彩盒等包裝材料無法使用活字印刷，使他必須轉用柯式機器。他在 1970 年代接手朋友的印刷公司一至兩年後，已購入首部柯式印刷機。

自香港開埠後，金屬活字印刷這種凸版印刷方式，隨著西方傳教士及印務館引入本港，一度是本地和海外華文出版的主流，惟數碼印刷自 1990 年代起日漸大眾化，使印刷品唾手可得，導致活字印刷業的市場再度萎縮。小型活字印刷店即使轉型至柯式，亦難以經營，只有小部份店舖因一直承印附近民生店舖的印刷品，尚能支撐生意。

10. 內地改革開放對行業的影響

柯式印刷在 1970 年代蓬勃發展，使活字印刷漸失主流地位。由於柯式印刷屬平版印刷，以影版機為稿件製作菲林後，即可經由平版印刷機印刷，既省卻執字排版的工序，亦避免了字粒易耗損，及印刷後需另覓空間存放字粒或電版的問題，因此，尤其在印製書刊及報章等含大量文字的印刷品時，柯式印刷明顯有其優勝之處。在港已紮根多年的商務印書館及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廠，約於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中先後關閉其活字印刷部。³⁷

1970 年代末起，內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逐步對外開放市場。深圳、珠海、汕頭及廈門經濟特區先後成立，上海、廣州及天津等地亦成為沿海開放城市，向外商提供優惠待遇，吸引不少外來公司開拓內地業務。隨著經濟發展，香港的租金及工資水平上漲；相較之下，內地在印刷工業有較高的競爭力，驅使本土公司和在港設廠的外商漸漸將工廠北移。時至 2009 年，本港印刷業已有逾七成的生產線移至珠三角地區。³⁸

隨著社會對印刷品的要求提升，印刷業的工序亦趨複雜化，然而香港高昂的租金及整體社會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路向，也使香港不利於勞工密集式工業的發展。受訪者何有通先生所管理的最快印刷公司，曾於 1980 年代末在觀塘一間數千呎廠房內營運，聘用 20 多名員工，惟到 1990 年代末，他為應付業務擴展的需求而在內地增設生產線，有數百名員工，後來更關閉在港的廠房。據資料顯示，香港的印刷公司日漸發展出「前店後廠」的模式——香港負責承接訂單及管理業務，內地負責生產。³⁹

1990 年代本港印刷業的發展良好，更成為國際書籍印刷中心，如凸版印刷公司便一年生產逾百萬冊精裝書。⁴⁰1990 年代末，本港有 4,000 多間印刷廠，印刷業出口總值逾 42 億元，而在千禧年代，印刷為本港五大工業之一，在國際印刷品輸出方面排行第四，只僅次於美國、德國及日本。⁴¹

³⁷ 謝德隆，《香港印刷史》，頁 83。

³⁸ 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刷業輝煌六十年〉，頁 24。

³⁹ 香港印刷業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印刷模範企業升級指南」，2014 年。

https://www.smefund.tid.gov.hk/english/tsf/deliverables/bud/bud123003_guidebook.pdf，2024 年 11 月 15 日讀取。

⁴⁰ 同註 37，頁 128-129。

⁴¹ 香港中華廠商聯會，「網上工業博物館 - 印刷業」，2004 年。

http://gounli.com/hkbpe/hkpe_museum_html_CHI/museum_industry_13.htm，2024 年 9 月 28 日讀取。

11. 香港活字印刷的終幕與保育

自 1980 年代起，本港的活字印刷業同時面臨印刷技術快速發展及行業北移的挑戰。這些挑戰為活字印刷業所帶來的衝擊，體現於鑄字公司的結業潮。受訪者任偉生先生憶述，四大鑄字公司永成、博文、建國及達興均約於 1990 年代相繼結業。《黃頁》於 1984 年收錄了十間鑄字公司的資料，惟 1999 年及 2000 年分別只剩下兩間及一間，間接反映了社會對活字印刷的需求下降。根據現存文獻所載，位於灣仔春園街十五號的友聯鑄字行於 2002 年宣告結業，標記了本港活字鑄造業的終幕。

原以活字排版的本港報章，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逐步實行數碼排版及印刷。約在 2000 年，新聞稿已可全面在電腦上編輯，字房的執字排版角色，亦已被電腦打字及設計軟件所取代。

2000 年，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在觀塘分校成立印刷科技研究中心，並開設理論及實踐課並行的印刷專題課程，惟此課程主要傳授數碼印刷的技術，只在「印刷概論」科目中介紹傳統印刷的流程。千禧年代起，印刷技術隨著桌上電腦及家用印表機變得大眾化，活字印刷業在市場上已被淘汰。

與活字印刷相關的行業亦同樣日漸式微，例如早於 1940 年代成立、位於威靈頓街一一八號的南華油墨公司於 2014 年結業。本港現存的活字印刷店寥寥可數，其中屹立於上環多年的光華印務，近年轉型為推廣及傳授活字印藝的場所，其他店舖則承接店址附近的民生類訂單居多，例如大角咀的快樂印刷和元朗的新昇喜帖印務。這些店舖的東主或許仍然為相熟的長期顧客承印印刷品，或因其他個人考量，未有在過去二、三十年間隨著同行結業。

電腦印刷技術廣泛普及後，市面的印刷公司主要承印一些對成品要求較高、涉及較複雜加工技術的印刷品，包括禮盒、紙袋、燙金及鐳射商標。近二十年來，過往以紙本印刷的文件，更已逐步被電子技術所淘汰，使印刷業、報業及書籍出版業備受挑戰。印刷業仍屬本港重要產業，惟在追求速度及精確度的當代，活字在業內已無其角色，然而它在藝術及設計的領域卻成為新的創作媒介。口述歷史訪問中的各位受訪者，如今亦以傳授技藝、保存昔日印刷工具及分享自身故事等方式，使活字印藝能夠傳承下去。

參考資料

文獻及報章

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華商總會）：《會員名冊》及《會員業務資料冊》，1951年、1956年、1958年、1962年、1964年、1970年、1977年、1985年。香港：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業務資料冊》，1995年及1998年。香港：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刷業商會月刊》，1939年。香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出版委員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印刷月刊》，1940年。香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出版委員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印刷藝術》，1940年。香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出版委員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務報告》，1947-1948年。香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出版委員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印刷會刊》，1948-1957年。香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刊出版委員會。

華字日報：《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1934年。香港：華字日報營業部。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0/NLC416-09jh001526-29397_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pdf. 2024年10月6日讀取。

華僑日報：《香港年鑑》，1948-1980年。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

《華僑日報》1957年5月10日，香港公共圖書館 MMIS 多媒體資訊系統。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黃頁分類》，1984年、1987年、1988年及2000年。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中文書籍

陳大同：《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

莊玉惜：《印刷的故事：中華商務的歷史與傳承》，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

謝德隆：《香港印刷史》，香港：思可出版社，2012年。

謝德隆：《設計與印刷的橋樑》，香港：思可出版社，1993年。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

蘇精：《鑄以代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互聯網資源

"History". St. Louis School. <https://www.stlouis.edu.hk/en/history>. Accessed on 28 September 2024.

Ng, Emma. "The Single Object: A Metric Tonne of Chinese-New Zealand History." The Spinoff, 16 September, 2018. <https://thespinoff.co.nz/partner/16-09-2018/the-single-object-a-metric-tonne-of-chinese-new-zealand-history>. Accessed on 21 September 2024.

“Qin ding Wu ying dian ju zhen ban cheng shi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Berkeley Librar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s://digicoll.lib.berkeley.edu/record/140679?ln=en&v=pdf>. Accessed on 17 November 2024.

工商日報編輯部：《香港華資工廠調查錄》，香港大學圖書館線上資料庫，1934年，
<https://digitalrepository.lib.hku.hk/catalog/qr46r090f#?c=&m=&s=&cv=144&xywh=-123%2C97%2C1846%2C869>. 2024年10月23日讀取。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區天主教研究中心，「大學堂（納匝肋）」，「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計劃」，2020年，<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研究項目/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細說太古樓/大學堂納匝肋/>. 2024年10月2日讀取。

香港中華廠商聯會，「網上工業博物館 - 印刷業」，2004年，
http://gounli.com/hkbpe/hkpe_museum_html_CHI/museum_industry_13.htm. 2024年9月28日讀取。

香港印刷業商會：「HKPA - 發展歷程」，2010年，
http://www.hkprinters.org/hkpa_about02.asp?gen=60th. 2024年9月29日讀取。

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刷業輝煌六十年〉，《香港印刷》第43期，2009年9月，
<http://media.hkprinters.org/HKPM-43/HKPM43-Top1.pdf>. 2024年9月28日讀取。

香港印刷業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印刷模範企業升級指南」，2014年，
https://www.smefund.tid.gov.hk/english/tsf/deliverables/bud/bud123003_guidebook.pdf. 2024年11月15日讀取。

陳思國：〈排字工光輝時代成歷史 印刷業數碼世紀新面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
<https://www.gcs.gov.mo/detail/zh-hant/M20JbJgwf6>. 2024年12月29日讀取。

口述歷史訪問

任偉生。2024年4月11日。

何有通。2024年7月9日。

李海寧。2024年4月10日。

林安。2024年4月3日。

陳自立。2024年6月25日。

梁家權，趙燦輝。2024年6月5日。

梁爽。2024年4月9日。

黎鎮英。2024年5月16日。

謝德隆。2024年6月14日。

關榮焯。2024年5月27日。

鳴謝

主辦

香港版畫工作室

資助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鳴謝

任偉生先生

何有通先生

李海寧先生

林安先生

陳自立先生

梁家權先生

梁爽先生

趙燦輝先生

黎鎮英先生

謝德隆先生

關榮焯先生

精工裝釘公司

版權屬香港版畫工作室有限公司所有 © 2025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節錄及轉載